天主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何謂「公義」；我碎片化的思考和實踐

孟維娜

>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天主經）
>
> 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邊。他要從天降下，審判生者死者（信經）

限於篇幅，恕我只摘要了經文片斷作為引言。在網上搜索，「公義」一詞，說出於《聖經》，「含意相當豐富，不容易用一個簡單的英文同義詞來翻譯與這詞有關的希伯來文或希臘文字眼。舊約有關「公義」的概念包含一種基本元素，就是關係，包括神與人（詠五十 6；耶九 24），以及人與人（申廿四 13；耶廿二 3）的關係。」（錄於網絡，未署名）

就我自己非常努力的理解：

天主創造了萬物，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天主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天主首先是「愛」，天主同時也是「公義」，天主對人的愛，已經在我們身上注入「善

良、良心」和「寬恕」這些。但如果人一意孤行違背天主的的旨意，「公義」本身就包含了「揚善懲惡」之意，我們已經在《聖經》很多的篇章裡看到善惡的過程和結果。

耶穌對自己門徒和信友的教導，很多時候是非常嚴厲的訓導訓斥之詞，並以救死扶傷的行動作為最響亮的語言，教化感化一大批追隨者。

《聖經》描述了很多「人性」中顯性和隱性的「醜陋」，而「公義」的彰顯有時候也並不是那麼直接了當，那麼容易使人願意接受的。何謂「公義」？從前到現在，一直就是社會學、政治學等等有相關理論和學派的「主義」，五花八門的見解，亦真亦幻，似是似非。在當今價值觀多元而物質主義佔上風的時代，真理的面目確實難以辨認。

天主教會回歸亞西西那最本色的傳統

2015年1月，殘暴的恐怖分子襲擊法國巴黎《查理周刊》。百萬人上街抗議遊行，40位多國的領導人走在隊伍前面，「新聞獨立，言論自由」是最被高舉的旗幟。

血案後，《查理周刊》繼續漫畫穆罕默德先知，因而又導致多個阿拉伯國家爆發抗議遊行。零星的恐怖襲擊接連不斷。

教宗方濟各在出訪途中對此事件發表評論。他譴責恐怖主義的同時也說道：你不能挑釁污辱嘲弄別人的信仰。

翻閱教宗方濟各兩年來的紀事，他在梵蒂岡接見最多的是那些最基層的代表，失業工人、窮人、殘疾人、病人和無

家可歸者；當他接見神職人員時更多是毫不客氣地批評自己的教會並也開始「打老虎」了；他的身影出現在好幾個國家的貧民窟，擁抱那些無家可歸的孩子；當他在歐盟大會演講時，他更是要求政治家們承擔起保護人民的責任。我自己最為驚訝的是，作為「保守代名詞」的天主教，方濟各教宗居然還接見和擁抱一位變性教友！

2013 年 3 月，普世教會歡呼誕生這位聖號為「方濟各」的新教宗，他從上任伊始便渴望看到一個「屬於貧窮的教會」——聖神指引我們回到了亞西西那最本色的傳統，使我們知道「公義」的基本立場就是站在窮人、病人、殘疾人和所有身心靈最需要幫助的人（弱勢群體）這一邊。

中國教會的「既得利益者」

飽受折磨的中國天主教教友，多麼期待天主的「公義」降臨。

站在天主教的角度說「教難」也好，或站在共產黨的角度說「主權」也罷，天主教會和中國政權之間不和諧關係，可追溯的歷史有八國聯軍時期、1949 年共產黨開始執政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時候的爭紛倒是楚河漢界的紅藍子，屬於意識形態的政治分明。

共產黨對別的宗教和民間組織一樣都有控制，這樣的控制就像是他們的一種本能。我自己不會期待共產黨不去控制宗教和民間力量。

痛心的是近三十年來的爭紛甚至險惡，卻來自教會內的

「自己人」。糾纏不清的因素很多，三十年這樣長的歷史階段，在不同時期內的矛盾焦點也有變化，如上世紀 80 年代 90 年代時期，教會內涉及「宗教實質」的含金量話題還真有存在，把問題歸咎於「無神論」的共產黨對教會的嚴加控制甚至鎮壓，符合基本事實。但發展到今天，對共產黨這一點的譴責顯得不全面。

共產黨對教會的控制主要在「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上。具體的管理包括大修院設置、教區劃分、主教挑選祝聖和主教府建立，再具體就是修生晉鐸、外事接待和財務統籌，以及神父工資發放等，這些從靈魂到肉身的事務。其實，受控制的官方教會的禮儀經歌與普世教會卻紋絲不差；神學哲學的講義與羅馬大修院基本一致；《感恩祭典》和《每日頌禱》，教堂裡天天唱詠，並呼教宗萬歲。

表面上，不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羅馬教廷）制約是官方教會的特徵。但據我所知，所有官方認可的主教，在祝聖前都在共產黨的同意或默認下通過很容易很便捷的關係去找過教廷或教廷代辦，他們中大部分人得到教廷認可，小部分人得不到認可。這說明：官方教會的所有人，也包括共產黨自己，沒有誰會認為羅馬教廷是「境外敵對勢力」！只是有得不到羅馬教廷認可的人就反過來咬一口而已。

共產黨自己的事情多得經常顧不過來，對教會有時管得嚴，有時管得不嚴，有的地方管得嚴，有的地方管得不嚴，這和當時當地的政治氣候有很大的關係，因此每個教會也都有很大的自我發揮時空。

問題出在教會自身濃厚的「官方」意識，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以前被壓迫的歷史使自己害怕了，還是當事者懷有二心另有所謀？

更有甚者，有些做法比共產黨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2010年的天主教全國第八屆代表會議，和在此前後的非法祝聖，很大程度都源於馬姓「主教」和劉姓教友跑到共產黨面前無事生非或惹是生非，製造共產黨和天主教會互相緊張對峙的關係。

從共產黨「打老虎」所暴露的案例案情看，我的理解是，他們對「宗教」願不願意管，下多大力氣管，取決所管之處「有沒有油水，有多大油水」。我相信，如果當地教會是無利可圖的不毛之地，共產黨也不至於有動機動力去管。可否假設：教會有利益分配的「油水」，比如教產處置，比如神父主教晉升，比如誰去當政府職務等等這些，一些「既得利益者」（不論非法或合法主教）就慢慢形成為教會的新權貴（或嚮往新權貴），他們必然要趨炎附勢。

共產黨「兩會「（人民代表和政協）的政治制度一向也開放給宗教界，這本正是宗教界和共產黨可光明正大溝通和對話的平台（我親眼看過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兩會上給共產黨提很有衝擊力的議案提案且平安無事）。但天主教的人士當兩會代表的結果呢，不但浪費了對話機會，還把自己送進為名為利的世俗陷阱裡（我認識某「主教」同鄉不同姓的侄女，她就炫耀在北京郊區買的房子出自「主教叔叔」的饋贈）。為了「既得利益」，有些宗教人物已經墮落到唯有

天主才有能量挽救的地步。

中國大陸自 1979 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將近四十年了，連「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意味著對台灣教會有一定的傷害）這樣的難題都解決了，為什麼相比之下並不算難題 (因為有很多其他共產黨國家的例子可做參照) 的「教會事務」問題，「公義」的解決方案卻遲遲未降臨呢？

作為中國公民，我給共產黨寫信，讚美他們倡廉反腐「打老虎蒼蠅」不留死角，建議也要發動宗教界和民間組織自覺打掃自己的角落。我認為這是解決長期懸而不決的中國教會問題之入口。

自從 2011 年以來，我每月給中國北京的柳蔭街 14 號寫明信片：**擺脫　回歸　成聖！** □